

打開生命的抽屜

閱讀、勇氣與超越

林奕佐

就像阿甘正傳裡主人翁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：「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。你永遠不會知道你將拿到什麼。」生命的抽屜未打開前，誰也不知道裡面裝了什麼。

國王害怕驢耳朵被發現，我也有兩隻害怕的耳朵。

音樂盒的聲音流洩而出，助聽器忠實而努力地以管窺天似的捕捉飄散的樂音，透過一根細小的管子，進到我無法將聲波轉成正確電波的耳蝸。不知道是聽小骨、絨毛細胞還是其他只有出現在醫學解剖書上的聽神經出了問題，每當音樂盒美妙的樂音響起，我永遠只能確定成為一位不解風情的「觀」眾，永遠只能盯著盒子上不停的旋轉的小女孩，任憑聲音不斷的推擠、湧入我不能反應的兩隻耳朵。音樂課裡的我，總是個坐立難安的小孩，弦上之箭似的，全身的血脈做足了下課鐘響就衝出教室的準備，一刻也不想多作停留。國王的驢耳我懂得。

我的抽屜裡，有一雙見得人卻聽不了聲音的耳朵。

「你只是用了跟別人不一樣的方法接觸這個世界，用心去感受那不一樣的世界！」即便從小媽媽就這樣為我打預防針，疫苗似乎不起作用，我還是把自己鑽進沈睡百年的睡美人那被荊棘重重包圍的城堡裡，拒絕其他故事中善良仙子化開邪惡咒語的解藥。我常把自己比做是一個站在茫茫人海中引人側目的小丑，露出受盡別人異樣的眼光與嘲弄的神情。我一再鼓起那少得可憐的勇氣，卻始終無法打開已關上的心門。旁人的每一個表情、動作，都緊緊牽制著我全身的神經細胞，人我界線若靠近，我只能往後退；退到一個與世界格格不入的角落。我反覆問自己，為甚麼是我？回答我的卻是我想破頭也得不到解答的未知數。關掉助聽器後的無聲，真的是讓自己安於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嗎？

我恨那近乎空洞的安靜，它使我的聲音沈默，在那裡，我聽不見我自己。無聲已是我此生日日夜夜都躲避不了的夢魘。

耳裡的寂靜，像是全宇宙的「聲音」同時興高采烈地鑽進一個小小的黑洞，竭力卻無聲的喧囂——我的耳朵裡，開著一場最無聲的會議。彷彿全世界用盡力氣對著我聲嘶力竭的大喊，而我卻只能清楚的看著嘴唇的張合，讓我感覺整個世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一個膽小的我；無力承受那種獨自蹲

在牆角的寂寞。每當夜深要拿下助聽器的時候，我手指的遲疑，是在一遍遍地在告訴我，心裡有多麼不想離開，這一刻還能擁有的、有聲音的亮麗世界，哪怕那是扭曲過的音節，也能讓我不陷入落單的恐慌。

有人曾對我說：「聽不見才好吧！很吵的時候就關掉助聽器，想知道別人在說什麼的時候再打開不就好了？」這也是事實，我無力反駁，但是我心裡清楚：自己並沒有真正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也正因為這樣，我始終無法看見生命中許許多多的美好。

直到翻開蓮娜·瑪麗亞故事的那天，沒有手並未帶給她任何生活上的障礙，關在抽屜裡的耳朵微微震動。暴風雨中費曼拚上性命為病重的小女孩畫上的、象徵希望的最後一片常春藤葉，讓我的耳朵豎起，尋找屬於我的使命。我把這一雙不知所措的耳朵，安放在閱讀的世界裡。我能感受書中每個真實或虛幻的角色。他們一個個站在我的面前，他們的聲音確實存在著！我幾乎可以聽見他們在我耳畔輕聲的細語。不論是過去、現在還是未來，透過書本，就算只是渺小如滄海一粟的我，也能坦然站起——與世界接軌。

拿起書本，靜靜的收藏自己在文字的世界裡。

如果我是一株嫩綠小樹芽，閱讀就是日夜滋養我成長的水分；

如果我是一座經久不息的古鐘，閱讀就是促使我嘎嘎轉動的齒輪；如果我是一個迷途的旅人，閱讀是一個方法，指引我回家的方向。

在書本的世界，我擁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小小天地，在那裡，我沉迷J·K羅琳刻畫出的奇幻世界；我感動德蕾莎修女為幫助深陷窮苦受難人民犧牲奉獻的精神；我敬佩馬拉拉·尤沙夫賽為了女童受教權不惜與塔利班政權一戰的勇氣。在那裡，我是擁有了神筆的馬良，隨手揮灑，就是一章章栩栩如生的美麗詩篇。

音樂盒飄揚著樂音，看著盒上不停旋轉的小女孩，我如昔忐忑地閉上雙眼，卻感到格外平靜。儘管沒有節拍，音符仍然能準確無誤地跳進入我心裡，我的腦中浮現了天鵝湖中奧傑塔曼妙的舞姿，她的身影微微晃動，轉瞬之間，我的眼前一片模糊，在一陣暈眩後，我清晰地看見了過去的自己，那個在音樂課總是坐立難安的頑皮小孩，掛著開心的眼淚笑了！曾經欽羨發出「給我一個支點，我可以舉起整個地球」這樣豪語的阿基米德，現在我為我的耳朵找到一個支點，可以透過閱讀，聽見整個有聲無聲的世界。

閱讀，打造了我不同的生命抽屜，藉由閱讀，我能到達任何我想到的地方。